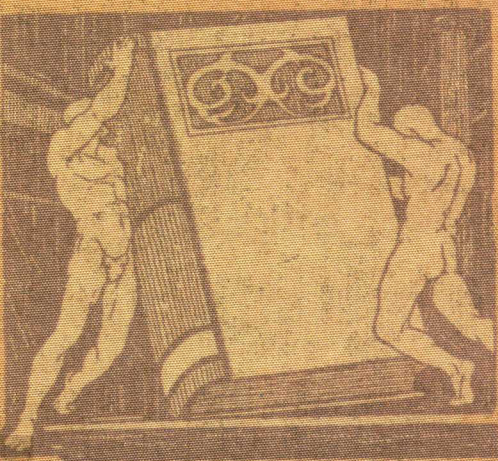


王为松

文字的背影



海豚出版社

王为松

文字的背影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背影 / 王为松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10-2678-1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6888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杨文建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销售) 010-68998879(总编室)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889毫米×1194毫米)
印 张: 10.875
字 数: 176千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678-1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俞晓群

自2009年来到北京，重回出版一线，我就对出版个人的文章集子充满兴趣。历经6年，我刻意出版了许多“小精装”，丛书有“海豚书馆”、“海豚文存”、“独立文丛”、“经典与怀旧丛书”和“海豚启蒙丛书”等；单本著作有黄裳、沈昌文、董桥、王充闾、宋木文、刘杲、钟叔和、朱正、陈昕、葛兆光、张冠生、陈子善、陈冠中、陆灏、胡洪侠、黄昱宁……后面还有扬之水、李长声、傅杰……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笼络人气，是想做小孟尝，还是处女座的人啊，就这样矫情！

我自思考，觉得如此操作，有两个思想基础在作祟。往近处看，还是20年前，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时，由脉望策划“书趣文丛”，一套60册，至今余香缭绕，意兴未绝。往远处想，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有两个标志，一是蒙田散文一类作品的出现，人们开始书写个人的历史与感受，他们赞美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公众的历史；他们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甚至怪

癖和偏见。再一是阅读成了个人的事情，人们从教堂和广场，退回到自己的屋檐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中，躺在草地上，倚在大树旁，读自己喜爱的书。正如波兹曼所说：“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一种传统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需再发声，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识，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

这后一个联想，似乎有些牵强。但几百年过去，我们的社会究竟如何呢？大家清楚，我却说不清楚。不过近日，我的心情大好，因为王为松终于交稿了。为什么要说“终于”呢？原因有二：

一是为松太谦虚，从业20多年，没少发表文章，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总有几十万字不止。15年前，他出过一本小册子，后来就没再出过集子，直到这次千呼万唤，他交稿时还说：“晓群啊，我审别人的稿子是有自信的，看自己的就不行。所以，真不是客气，请你先审审，看能不能出，别给你丢脸！”你看人家这情操，让我这每天都乱写的人，脸往哪儿搁呢？

二是为松太劳累，家事不会影响他，不会牵扯他

的精力；只是这几年，他又兼两个出版社的事务，又是借调挂职，又要审读铺天盖地的书稿，又要读书听讲座，又要兢兢业业，赢得朋友的赞许，因此就愈发辛苦了。我看得出，为松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外表貌似海派男人的顺从与温柔，实则个性都包裹在内中。这一包裹就是半辈子，每天都会很累，几次在一起参加活动，为松经常疲态尽显，坐在那里就能睡去。不过他在网上有三句励志的话语：“凡事常怀敬畏之心”，“面对复杂，保持欢喜”，“有心则不难，有趣则不烦”。看来对为松而言，“累”是一种常态，一种乐趣。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还要催命般要稿子，表面上是残酷施压，实则也是在给他增加一点快乐，不是么？

为松的稿子分为三个部分：微书话，书与人，书与我。单看题目，就是陈原、范用等前辈的路子。他的“微书话”一写就是15年，体例一致，情调一致，笔法一致，文字简洁明了，思维机敏善变，每每会有警句、格言涌现出来，让人想到维特根斯坦，以及前辈陈原的文字范儿。

当然读这15年的“微书话”，还有一段阅读情趣，时时牵动我的心思，那就是观察为松由青春期，逐渐走向成熟男人的情感变化、兴趣追求。读来感受，还

是早年的文字有味道，其中迷趣极多，足以窥见当年为松的才情魅力！看他后来的人生旅程，一路到今天，也就不足为怪了。再者为松选书，涉及历年书目数百种，他目光很毒，笔调不失海派文人的细腻与尖刻，正反两面的品评都很到位。如果将来，为松能将这部分写作坚持下去，最后再以单行本面世，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于我个人而言，阅读王为松，还有一些原因。简单看，为松先是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我当时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后来他到上海书店出版社，恰逢此时，我离开了辽教社，因此与沈昌文、陆灏等人所做的那一大摊子事情，也成为断了尾巴的蜻蜓。当我正在像怨妇一样悲切的时候，陆灏与为松又挽起手，把部分事情接续起来。先声之作是《无轨列车》《人间世》，接着就是“海上文库”，你看那书单吧，连为松自己都说：“简直就是当年的《万象》啊！”说实话，当时看到这些书目，我心中又惜又爱，个中情绪，不言自明。后来，我到北京，与沈公、陆灏再度“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为松的身影，就很真实地存在了。陆公子最初确定“海豚书馆”体例，处处都会想到避开为松的“海上文库”，当然那里也有陆灏的心血孕育。有一年上海书展期间，为松提议，我们以“海

上文库”与“海豚书馆”的名义，每年举办一次“两海文库”的文人雅集；为松去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接续出版“脉望丛书”，都是共同的背景、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理想与共同的风格。这些事情的存在，既偶然又自然，既有心又有缘。这样的王为松，我怎能不为他出一本随笔集，细看一下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呢？

最后谈一个感受。从文稿中可见，为松历来尊重前辈，走的也是师徒传承的路数。比如他敬佩陈原的“书迷”说，赞同范用的“感情用事”说，羡慕沈公的“谈情说爱”说，称道陈昕的“纯粹”说，等等。但是，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也是本书中花费笔墨最多的，那就是王元化。元化先生学问极大，对出版也有很深见解。大约因为《古文字诂林》的关系吧，为松与之接触很多，关系很近，为松几天不去，元化先生会生气；别人排好的稿子，他也会明火执仗地拿回来给为松出版；书中有言，为松许多编书细节，都有元化先生的点拨，大到选题立意、出版规划，小到书眉设置、版心尺寸等；为松聆听元化先生训话，投币电话打到弹尽粮绝。可以看出，老一辈的言传身教，对为松的影响，也是一生一世的作用。这一类“师徒传承”，说起来大同小异，细思下去，却奥妙无穷。在此书中，听王为松细细道来，实在难得。

写到这里，自觉应该搁笔了，却又见到书中一段故事，为松早些年看中上海书店出版的六卷本《黄裳文集》，张口去要，人家说太贵，要他先写一篇书评来换此书。他赶紧写好书评，发在报纸上，又拿着报纸去换书。后来他当了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又提了一套《黄裳文集》，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释当年思慕的情绪。我由此也想到一件往事。很早以前，我还在辽宁工作时，曾托人向为松讨要过《古文字诂林》，他答应了，但一直没给我。读到这里我才明白，一定也是因为书太贵，又不好意思让我写书评，只好两头耽误至今。现在这个序写好了，权作那“书评”的替代，那套《古文字诂林》可以给我了吧？

为松兄，见笑了！

2015年6月7日夜

目录

- i 序 俞晓群
- 1 像辛笛这样的诗人
- 14 在自己的钟楼上
- 19 爱书人都爱黄裳
- 25 听元化先生说话的日子
- 31 一生的美好的回忆
- 36 王元化先生与出版工作
- 57 想起了唐振常先生的一些往事
- 61 出版人都应当是书迷
- 67 子善先生的“文人事”

- 77 如果没有书，我会在哪里
- 96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 106 读其小，学其短
- 113 书比人长寿
- 117 书与我
-
- 146 和所爱的人乱谈所爱的诗
- 172 眼力才是最叫人羡慕的
- 194 《小镇生活指南》
- 213 从毛姆到施蛰存
- 261 一张旧书单
- 298 其实我们都是广告商
-
- 333 后记

像辛笛这样的诗人

——纪念王辛笛先生百年诞辰

传 说

从小就知道南京路上的蓝棠皮鞋店，走过凯司令，往西不远就到了。蓝棠的门面不大，总以为像她这样名气响的老品牌，也大约应该有个几层楼的店堂。小时候的记忆里，亲戚朋友到上海，要买皮鞋，总归是要到蓝棠的，我跟着去了不知多少趟。读大学以后，才知道蓝棠背后的弄堂里，住着一位不得了的诗人。关于他的传说听了好多。

大概是1977年或者1978年，那真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王辛笛和几位著名诗人要到华师大来朗诵他们自己的诗作。晚饭前，大礼堂就座无虚席了。我能够想象那时候的大学生对诗歌和文学的膜拜程度，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进华东师大校园的时候，也感受到了那种浓烈的迷狂，那种对冲突的理想、信奉的真理、飞扬的青春的迷狂，对有生命的学术和我们完全陌生的文学世界的迷狂，这陌生的文学世界就包括

九叶诗派。

在诗歌朗诵会开始之前，凭票入场的礼堂不得不关上了大门，最前面的听众已经趴到了舞台的边沿，最后一位听众，已经背靠着关闭的大门，进不了会场。学生，把大门擂得山响。辛笛先生走上舞台，用他沙哑的声音说，你们听，这是严冬过后的春雷，是呼唤诗歌的鼓点，快把门打开，让春天进来。

刚才，我们又听到当年的亲历者赵丽宏讲述了这个明显带有20世纪70年代色彩的“诗歌之夜”的传说。辛笛先生在1981年3月写过一首《呵，这儿正是春天》，他在诗中唱道：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的老巫婆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了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季节到底不同了。20世纪70年代——南京路偶尔出现一两个外国人都会引来无数好奇的围观者，我的

童年就有过不少和同学追跟老外一看究竟的记忆——辛笛先生就把15万美金的海外遗产全部捐给国家。相仿佛的是，辛笛先生的岳丈、周恩来称之为“国宝”的徐森玉先生，“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语见1970年牟润孙《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徐森玉先生把从日本人眼皮底下抢救出的几十箱国宝交给辛笛夫妇，藏在自家楼顶上，直到抗战胜利后交给国家。

然而，应该“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的“今之圣人”，在其去世后41年才出版第一部著作。友人告诉我，“海豚文库”2010年10月出版的《汉石经斋文存》是徐森玉的第一本书时，我还是大大地惊讶了。徐森玉先生著述本来就不多，加之在动荡的岁月里散佚了不少。《文存》也就10万字，分为上下册，几篇论文，若干题跋，少量诗词，还有几通朋友的往来书札和家书。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女儿的。信里说，本想回沪参加典礼（指婚礼），因有他种关系，业已作罢，唯有遥祝两人黽勉同心，百年偕老而已。信末，“馨迪兄处为致候”。辛笛先生本名馨迪。

据说，徐老先生对未来的女婿极为满意，在看过女儿的订婚照后说，“馨迪形容严整，余故以敦厚评之，兼则文采焕发，气度轩昂，可见心境与面貌甚有关系

也”。翁婿之间如此契合，恐怕更在于都是“平生风义不为钱”之人。

琐 忆

正是脑子里装满了这些传说，我第一次走进辛笛先生的家。那是在工作以后，因为编《语文学习》杂志的缘故，我尽量找各种机会，把自己的工作与大作家大学者联系起来，希望藉着他们的道德文章来对当时的语文师生多一点教学法之外的熏染。我走进蓝棠隔壁的弄堂，就看见居委会的黑板报上有一首“国庆抒怀”之类的七绝，作者正是辛笛先生。

辛笛先生坐在那张接待了无数诗友的大饭桌后面，身后是一堵巨大的书墙。也许正是这个印象，一直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对自己客厅的布置。我几次装修，都在客厅里沿墙放上一长溜顶天立地排山倒海的书架。我不知道这是否与辛笛先生有关，但这的确是每个爱书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我现在的书架上，举手可以拿到辛笛先生1997年8月送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辞典》。记得有一次去他家，看见桌上放满了各种新诗的版本，诗人的自选集和各式各样的卡片。辛笛先生说，既然叫我主编，我就要每首诗都看过，你看，这大夏天的还不能开电

风扇，一开电风扇就全吹乱了。也许是老式洋房的缘故，我每回走进辛笛先生家，即便再热的夏天，闻到江南雨季略带潮湿的空气，心里总有一丝安静的阴凉。辛笛先生的家，在繁华的背后，比外面的气温要凉快一到两度。

《新诗辞典》的上面，是一个四方的小玻璃盒，里面是个皮夹，皮夹的正面是森林里的梅花鹿，皮夹里是设计师约翰·韦茨的照片与签名。我没想到辛笛先生会送我这个结婚礼物。2001年6月，他得知我要结婚而特意送我的，他在玻璃包装盒内放了一张有“囍”字的红纸，背面写着某某“贤伉俪新婚之喜”。这个皮夹，连同辛笛先生的题字与包装，我一直就这么放在辛笛先生的书上。我刚才又上网查了一下，如果没有搞错的话，约翰·韦茨是一位小说家兼时装设计师，娶了一位女演员，他的那位比我大一岁的儿子保罗·韦茨就是流行小说《美国派》的作者。

作为一个编辑，我工作过的三家出版社都出过辛笛先生的书。我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和同事们策划过一套京海两地的学人文丛，首先打算推出的是“海上学人文丛”，有葛剑雄《看得见的沧桑》，陈子善《生命的记忆》，魏绍昌《京华美梦》，许纪霖《暧昧的怀旧》，李天纲《文化上海》，等等。正好，辛

笛先生说，他可以把《夜读书记》之后写的随笔编为一册给我。这就是1998年出版的《娜嬛偶拾》。起先书名叫《娜嬛梦拾》，发稿以后，辛笛先生说还是叫“偶拾”，平实一些。

后来，我到了上海书店。我报到的第一天正赶上上海书店在外滩的仓库要搬迁，大批的旧样书要处理，我当天下午就跟着同事一起去仓库看，买了一套影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其中就有辛笛先生的《手掌集》。有次，我跟圣思老师说起，巴金、柯灵等上海的老一辈作家都出了文集，而作为上海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辛笛先生的作品却只是零散出版，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读者很难完整地读到其诗歌和随笔散文作品。王老师因此推荐了青年诗人缪克构一起来策划此事。

今年初，克构兄约我跟圣思老师商量这件事，因为今年是辛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这时候已经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们这次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编选辛笛先生的作品并推出五卷本《辛笛集》，不仅是在辛笛先生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作为一家上海的出版社，向辛笛先生所表达的尊敬和纪念之情，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对辛笛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做一次梳理与回望。辛笛先生是“九叶诗派”的代表